

格致餘論序



素問載道之書也詞簡而義深去古漸遠術文
錯簡仍或有之故非吾儒不能讀學者以易心
求之宜其茫若望洋濶如嚼蠟遂直以為古書
不宜於今厭而弃之相率以為局方之學聞有
讀者又以濟其方技漫不之省醫道隱晦藉此
之由可嘆也震昌三十歲時因母之患脾疾舉
工束手由是有志於醫遂取素問讀之三年似
有所得又二年母氏之疾以藥而安因進念先
子之內傷怕考之醫問叔考之真知切弟之

痛室人之積疾一官發於藥之悞也心膽摧裂
痛不可述然猶慮學之未明至四十歲復取而
讀之顧以質鈍逐朝夕鑽研缺其所可疑通其
所可通又四年而得羅太無諱知悖者為之師
因見河間戴人東垣海藏諸書始悟濕熱相火
為病甚多又知醫之為書非素問無以立論非
本草無以立方有方無論無以識病有論無方
何以模倣夫假說問答仲景之書也而詳於外
感明著性味東垣之書也而詳於內傷醫之為
書至是始備醫之為道至是始明由是不能不

致疑於局方也局方流行自宋迄今間間南北
翕然而成俗豈無其故哉徐而思之濕熱相火
自王太僕注文已成湮沒至張李諸老始有發
明入之一身陰不足而陽有餘雖諄諄然見於
素問而諸老猶未表章是宜局方之盛行也震
昌不揣蕪陋陳於編冊并述金匱之治法以證
局方之未備間以已意附之於後古人以醫為
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曰格致餘論未
知其果是否耶後之君子幸改而正諸



格致餘論目錄

飲食色欲箴序

飲食箴

色欲箴

陽有餘陰不足論

治病必求其本論

瀉脈論

養老論

慈幼論

金華 朱孝脩



撰

夏月伏陰在內論

豆瘡陳氏方論

痛風論

痰瘡論

病邪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擊論

治病先觀形色然後察脉問證論

大病不守禁忌論

虛病痰病有似邪祟論

面鼻得冷則黑論

胎自墮論

難產論

難產胞損淋瀝論

胎婦轉胞病論

乳硬論

受胎論

入迎氣口論

春宜論

醇酒宜冷飲論

癰疽當分經絡論

脾約丸論

鼓脹論

疝氣論

秦桂丸論

惡寒非寒病惡熱非熱病論

經水或紫或黑論

石高論

脉大必病進論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辯

太僕章句

新定章句

倒倉論

相火論

左大順男右大順女論

茹淡論

吃逆論

房中補益論

天氣屬金說

張子和攻擊注論

格致餘論目錄

格致餘論



飲食色欲箴序

金華

朱彥脩

撰

傳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予每思之男
女之欲所關甚大飲食之欲於身尤切世之
淪胥陷溺於其中者蓋不少矣苟志於道必
先於此究心焉因作飲食色欲二箴以示弟
姪并告諸同志云

飲食箴

人身之貴父母遺體為口傷身皆是人

此身飢渴清興通作飲食以遂其生嗜彼味者
因縱口味五味之過疾病蜂起病之生也其饒
甚微饒從所牽忽而不思病之成也飲食俱失
憂貽父母醫禱百計山野負賤凌薄是請動作
不衰此身亦安均氣同體我獨多病悔悟一萌
塵開鏡淨曰節飲食易之參辭養小失大孟子
所譏口能致病亦敗爾德守口如瓶服之無數
色欲箴

惟人之生與天地參坤道成女乾道成男配為
夫婦生育攸寄血氣方剛惟其時矣成之以禮

接之以時父子之親其要在茲嗜彼味者徇情
縱欲惟恐不及濟以屎毒氣陽血陰人身之神
陰平陽秘我體長春血氣幾何而不自惜我之
所生翻為我賊女之耽兮其欲實多閨房之肅
門庭之和士之耽兮其家自廢既喪厥德此身
亦瘁遠彼帷薄放心乃枚飲食甘美身安病瘳
陽有餘陰不足論

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
為血故氣常有餘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為
萬物父母天大也為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

之中為陰天之六氣舉之日實也亦屬陽而運
水月之外月缺也屬陰稟日之光以為明者也
人身之陰氣其消長視月之盈缺故人之生也
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
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以養陰氣始成而
可與陽氣為配以能成人而為人之父母古人
必近三十二十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於成
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禮記注曰惟五十然後
養陰者有以加內經曰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
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

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給得三十
年之視聽言動已先虧矣人之情欲無涯此難
成易虧之陰氣若之何而可以供給也經曰陽
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
道虛又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觀
虛與盛之所在非吾之過論主閉藏者腎也司
踈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
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
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亦暗流
而踈泄矣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心養心其旨

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為火。火旺，火為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為土。土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常藉肺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故內經諄諄於資其化源也。古人於夏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於愛護也。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為來春發生升動之本。若於此時恣嗜欲，以戕賊

至春升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病。夫夏月火土之旺，冬月火氣之伏，此論一年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亦為一月之虛。大風大霧虹霓飛電，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憂愁忿怒驚恐悲哀，醉飽勞倦，謀慮勤動，又皆為一日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癩正作，尤不止於一日之虛。今日多有春末夏初，患頭痛脚軟，食少體熱，仲景謂春夏劇，秋冬差，而脉弦大者，正世俗所謂注夏病。若犯此四者之虛，似難免此。夫當壯年，便有老態，仰事俯育，一切廢壞，興言

至此深可驚懼古人謂不見所欲使心不亂夫以溫柔之盛於體聲音之盛於耳顏色之盛於目馨香之盛於鼻誰是鐵漢心不為之動也善攝生者於此五箇月出居於外苟值一月之虛亦宜暫遠帷幕各自珍重保全天和期無負敬身之教幸甚

治病必求其本論

病之有本猶草之有根也去葉不去根草猶在也治病猶去草病在臟而治腑病在表而攻裏非惟戕賊胃氣抑且資助病邪醫云乎哉族叔

祖年七十稟甚壯形甚瘦夏未患泄利至深秋百方不應予視之曰病雖久而神不悴小便澀少而不赤兩手脉俱遲而頗強自言屬微悶食亦減因悟曰此必多年沈積滯在胃腸詢其平生喜食何物曰我喜食鯉魚三年無一日缺予曰積痰在肺肺為大腸之臟宜大腸之本不固也當與澄其源而流自清以萊菔陳皮青蔥薤首根生薑煎濃湯和以沙糖飲一碗許自以指探喉中至半時辰吐痰半升許如膠是夜減半次早又飲又吐半升止又與平胃散加二

不黃連旬日而安東陽王仲廷遇諸途來告曰
我每日食物必屈曲自高而下且硬澀作微痛
它無所苦此何病脉之右甚高而關元沈左却
和子曰汗血在胃脘之口氣因鬱而為痰此必
食物所致明以告我披亦不自覺子又曰汝去
曠食何物為多曰我每日必早飲點酒兩三
盞逼寒氣為製一方用韭汁半銀盞冷飲細呷
之盡韭葉半斤而病安已而果然又一隣人年
三十餘性狡而躁素患下疳瘡或作或止夏初
患自利鼻上微悶醫與治中湯兩貼身潤若死

片時而甦予脉之兩手皆瀯重取略弦似數三
曰此下疳瘡之深重者與當歸龍會丸去麝香四
貼而利減又與小柴胡去半夏加黃連為藥川
芎生薑煎五六貼而安彼三人者俱是瀯脉或
弦或不弦而治法迥別不求其本何以議藥

瀯脉論

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
行六寸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
一十丈此平人血氣運行之定數也醫者欲知
血氣之病與不病非切脉不足以得之然之衆

不一載於脉經者二十有四字沈氏治實故其
洪微緩瀄遲伏濡弱數細動虛促結代三散其
狀大率多兼見人之為病有四曰寒曰熱曰實
曰虛故學脉者亦必以浮沈遲數為之綱以察
病情此不易之論也然瀄之見固多虛寒亦有
痼熱為病者醫於指下見有不足之氣象便以
為虛或以為寒孟浪與藥無非熱補輕病為重
重病為死者多矣何者人之所藉以為生者血
與氣也或因憂鬱或因厚味或因無汗或因補
劑氣騰血沸清化為濁若度宿飲膠固雜糅脉

道阻澀不能自行亦見瀄狀若重取至骨來似
有力且帶數以意參之於證驗之形氣但有熱
證當作痼熱可也此論為初學者發圓機之士
必以為贅東陽吳子方年五十形肥味厚且多
憂怒脉常沈瀄自春來得痰氣病醫認為虛寒
率與燥熱香竄之劑至四月間兩足弱氣上衝
飲食減召予治之予曰此熱鬱而脾虛痿厥之
證作矣形肥而脉沈未是死證但藥邪太盛當
此火旺實難求生且與竹瀝下白木膏盡二斤
氣降食進一月後人汗而死書此以為諸賢覆

散戒云

養老論

人生至六十七以後精血俱耗平居無事已
有熱證何者頭昏目眩肌痒溺數鼻涕牙落髮
寡少足弱耳曠健忘眩暈腸燥面垢髮脫眼
花久坐兀睡未風先寒食則易飢咳則有痰但
是老境無不有此或曰局方烏附丹劑多與老
人為宜豈非以其年老氣弱下虛理宜溫補今
子皆以為熱烏附丹劑將不可施之老人耶余
曉之曰奚止烏附丹劑不可妄用至於好酒膩

肉濕麵油汁燒炙煨炒辛辣粘滑皆在所忌或
曰子何愚之甚耶甘旨養老經訓具在為子為
婦甘旨不及孝道便虧而吾子之言若是其將
有說以通之乎願聞其略予欣然應之曰正所
謂道並行而不悖者請詳言之古者井田之法
行鄉閭之教與人知禮讓比屋可封肉食不及
勿壯五十總方食肉強壯衣養比及五十疾已
蜂起氣耗血竭筋柔骨癢腸胃壅閉涎沫充溢
而况人身之陰難成易虧六七十後陰不足以
助陽孤陽發散飛越因天生胃氣尚留連又

藉水製之陰故羈縻而定平所障前證皆是血
少內經曰腎惡燥為附丹劑非燥而何夫血少
之人若防風半夏蒼朮香附但是燥劑且不敢
多況為附丹劑乎又曰一部局方急是溫
熱養陽吾子之言無乃謬矣乎予曰局方用燥
劑為劫濕病也濕得燥則豁然而收局方用燥
劑為劫虛病也補腎不如補脾脾得溫則易化
而食味進下雖暫虛亦可少回內經治法亦許
用劫正是此意蓋為質厚而病淺者設或亦儒
者用權之意若以為經常之法豈不大悞彼老

年之人質雖厚此時亦近乎薄病雖淺其本亦
易以撥而可以劫藥取速效乎若夫形肥者血
少形瘦者氣實間或有可用劫藥者設或失手
何以取救吾寧稍遲計出萬全豈不美乎為附
丹劑其不可輕創也明矣至於飲食尤當謹節
夫老人內虛脾弱陰虧性急內虛胃熱則易飢
而思食脾弱難化則食已而再飽陰虛難降則
氣鬱而成痰至於視聽言動皆成廢懶百不如
意怒火易熾雖有孝子順孫亦是動輒耗脫况
未必孝順乎所以物性之熱者炭火製作若氣

之香辣者味之甘膩者其不可食也明矣雖然
賜胃堅厚福氣深壯者世俗觀之何妨奉養縱
口固快一時積久必為災害由是觀之多不如
少少不如絕癸口作疾厚味措毒前哲格言猶
在人耳可不慎歟或曰如子之言殆將絕而不
與於沒安乎子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
姑息況施於所尊者哉惟飲與食將以養生不
以致疾若以所養轉為所害恐非君子之所謂
孝與敬也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好生惡死好安
惡病人之常情為子為孫必先開之以義理曉

之以物性旁譬曲喻陳說利害意誠辭確一切
以敬慎行之又次以身先之必將有所感悟而
無扞格之逆矣吾子所謂絕而不與施於有病
之時尤是孝道若無病之時量酌可否以時而
進某物不食某物代之又何傷於孝道乎若夫
平居閑話素無閑道誘掖之言及至飢腸已鳴
饑涎已動飲食在前馨香撲鼻其可禁乎經曰
以飲食忠養之忠之一字恐與此意合請勿易
看過予事老母固有愧於古者然母年踰七旬
素多痰飲至此不作為養有道自謂有術只因

大便燥結時以新牛乳務脂和糜粥中進之雖
以暫時滑利終是膩物積多次年夏時營為結
痰發為腦瘡連日作楚寐與煩擾為之子者置
身無地因此苦思而得富養之說時進參朮等
補胃補血之藥隨天令加減遂得大腑不燥面
色瑩潔雖覺瘦弱終是無病老境得安識此之
由也因成一方用參朮為君牛膝芍藥為臣陳
皮茯苓為佐春加川芎夏加五味黃芩麥門冬
冬加當歸身倍生薑一日或一貼或二貼聽其
小水纔寬短少便進此藥小水之長如舊即是

卻病捷法後到東陽因問老何安人性聰敏七
十以後稍覺不快便却粥數日單進人參湯數
貼而止後九十餘無疾而卒以其偶同故筆之
以求是正

慈幼論

人生十六歲以前血脈俱盛如日方升如月將
圓惟陰長不足腸胃尚脆而窄養之之道不可
不謹童子不衣裘帛前善格言具在人耳蒙下
體之服帛溫軟甚於布也裘皮衣溫軟甚於帛
也蓋下體主陰得寒涼則陰易長得溫燥則陰

暗消是以下體不與身縮夾厚溫煖之服恐防
陰氣實為確論血氣俱盛食物易消故食無時
然腸胃尚脆而窄若稠粘乾硬酸醱甜葷一切
魚肉木果濕寒燒炙燥炒但是發熱難化之物
皆宜禁絕只與乾柿熟菜白粥非性無病且不
縱口可以養德此外生果味鹹乾柿性涼可為
養陰之助然栗大補柿大澀俱為難化亦宜少
與婦人無知惟務姑息畏其啼哭無所不與積
成痼疾雖悔何及所以富貴驕養有子多病迄
至成人筋骨柔弱有疾則不能忘口以自養居

喪則不能食素以盡禮小節不謹大義亦虧可
不慎歟至於乳子之母尤宜謹節飲食下咽乳
汁便通情欲動中乳脉便應病氣到乳汁必凝
滯兒得此乳疾病立至不止則瀉不瘡則熱或
為口糜或為驚搐或為夜啼或為腹痛病之初
來其溺必甚少便頃詢問隨經調治母安亦安
可消慮於未形也夫飲食之無節是亦可乳母
稟受之厚薄情性之緩急皆賴之堅脆德行之
善惡兒能速育尤為國體或曰可以已矣曰未
也古之胎教具在方冊豈不以養善夫胎孕豈

病事起茫時人多疑其毒不可見之在胎與
母同體得熱則俱熱之寒則俱寒病則俱病安
則俱安母之飲食起居尤當慎密宋陽張進士
次子二歲瘡頭有瘡一日瘡忽自平遂患痰喘
予視之曰此胎毒也慎勿與解利藥衆皆愕然
予又曰乃母孕時所喜何物張曰辛辣熱物是
其所喜因口授一方用人參連翹芎藭生首草
陳皮芍藥木通濃煎沸湯入竹瀝與之數日而
安或曰何以知之曰見其精神昏倦病受得深
決無外感非胎毒而何予之次女形瘦性急體

本有熱懷孕三月適當夏暑口渴思水時發小
熱遂教以四物湯加黃芩陳皮生甘草木通因
懶於煎煮數貼而止其後此子二歲瘡痍遍身
忽一日其瘡頓愈數日遂成痰瘡予曰此胎毒
也瘡若再作病必自安已而果然若於孕時確
守前方何病之有又陳氏女八歲時得癩病遇
陰雨則作遇驚亦作口出涎沫聲如羊鳴予視
之曰此胎受驚也其病深痼調治半年病亦可
安仍須淡味以佐藥功與燒丹元解以四物湯
入黃連隨時令加減半年而安

夏月伏陰在內論

天地以一元之氣化生萬物根於中者曰神機
根於外者曰氣血萬物同此一氣人靈於物形
與天地參而為三者以其得氣之正而通也故
氣升亦升氣浮亦浮氣降亦降氣沈亦沈人與
天地同亦橐籥子月一陽生陽初動也寅月三
陽生陽初出於地也此氣之升也巳月六陽生
陽盡出於上矣此氣之浮也人之腹屬地氣於
此時浮於肌表散於皮毛腹中虛矣經曰夏月
經滿地氣溢滿入經絡受血皮膚充實長夏氣

在肌肉所以表實表實者裏必虛世言夏月伏
陰在內此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冷看其悞甚
矣或曰以手捫腹明知其冷非冷而何前人治
暑病有玉龍丸大順散桂苓丸單煮良薑與縮
脾飲用草果等皆行溫熱之劑何吾子不思之
甚也予曰春夏養陽王太僕謂春食涼夏食寒
所以養陽也其意可見矣若夫涼臺水罐大扇
風車陰水寒泉果冰雪涼之傷自內及外不用
溫熱病何由安詳玩其意實非為內伏陰而用
之也前哲又謂升降浮沈則順之寒熱溫涼則

逆之若於夏月火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實實
虛虛之慮乎或曰巳月純陽於理或通五月一
陰六月二陰非陰冷而何予曰此陰之初動於
地下也四陽浮於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燔石何
陰冷之有孫真人製生脉散令人夏月服之非
虛而何

豆瘡陳氏方論

讀前人之書當知其立言之意苟讀其書而不
知其意求適於用不可得也豆瘡之論錢氏為
詳歷舉源流經絡明分表裏虛實開陳其施治

之法而又證以論辯之言深得著書垂教之體
學者讀而用之如求方圓於規矩較平直於準
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可為無窮之應用也
今人不知致病之因不求立方之意倉卒之際
援證接方漫爾一試設有不應并其書而廢之
不思之甚也近因局方之教久行素問之學不
講抱疾談醫者類皆喜溫而惡寒喜補而惡解
利忽得陳氏方論皆驟熱補劑其詞略其文簡
惓然用之翕然信之遂以為陳氏不及陳氏遠
矣或曰予以陳氏方為不足歟曰陳氏方誠一

偏論雖然亦可謂善求病情者其意大率歸重於太陰一經蓋以乎太陰屬脾主皮毛也足太陰屬脾主肌肉脾金惡寒而易於感脾胃土惡濕而無物不受觀其用丁香官桂所以治脾之寒也用附朮半夏所以治脾之濕也使其肺果有寒脾果有濕而兼有虛也蓋而與之中病則止何傷之有今也不然徒見其瘡之出遲者身熱者泄瀉者驚悸者氣急者渴思飲者不問寒熱虛實率投朮香散異功散間有偶中隨手獲效或悞投禍不旋踵何者古人用藥製方有

向導有監制有反佐有因用若錢氏方固未嘗廢細辛丁香白朮參芪等率有監制輔佐之藥不專務於溫補耳然其用涼寒者多而於輔助一法略聞端緒未曾深及痾久之前不可說夢錢氏之慮至矣亦將以候達者擴充推廣而用雖然渴者用溫藥瘳塌者用補藥自陳氏發之迨出前輩然其多用桂附丁香等燥熱恐未為適中也何者桂附丁香等藥有寒而虛固是為適中而未必要者其為害當何如耶陳氏立方之時必有其意而用燥熱補之固

其宜也今未扶寒而用一偏之方寧不過於熱乎予嘗會諸家之粹求其意而用之實未敢變其成方也試舉一二以證之從子六七歲時患豆瘡發熱微渴自利一小方脉視之用木香散每貼又增丁香十粒予切疑焉觀其出遲固因自利而氣弱察其所下皆臭滯陳積因腸胃熱蒸而下也恐非有寒而虛遂急止之已投一貼笑繼以黃連解毒湯加白朮與十貼以解丁香之熱利止瘡亦出其後肌常有微熱而手足生癰癩與涼劑調補踰月而安又一男子年十六

七歲發熱而昏自無視耳無聞兩手脉皆豁大而略數知其為勞傷矣時里中多發豆者雖不知人與藥則飲與粥則食遂教參芪當歸白朮陳皮大料濃煎與之飲至二十餘貼豆始出又二十餘貼則成膿泡身無全膚或曰病勢可畏何不用陳氏全方治之余曰此但虛耳無寒也只守前方又數十餘貼而安後詢其病因謂先四五日恐有出豆之病遂極力煎揉連日出汗甚多若用陳氏全方寧無後悔至正甲申春陽氣早動正月間邑發豆瘡不絕一家卒投陳氏

方童勿死者百餘人雖由天數吾恐人事亦或未之盡也

痛風論

氣行脉外血行脉內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此平人之造化也得寒則行遲而不及得熱則行速而太過內傷於七情外傷於六氣則血氣之運或遲或速而病作矣彼痛風者大率因血受熱已自沸騰其後或涉冷水或立濕地或扇取涼或臥當風寒涼外搏熱血得寒汗濁凝澀所以作痛夜則痛甚行於陰也治法

以辛熱之劑疏散寒濕開發腠理其血得行與氣相和其病自安然亦有數種治法稍異謹書一二以證予言東陽傅文年踰六十性急作勞患兩腿痛甚動則甚痛予視之曰此兼虛證當補血溫血病當自安遂與四物湯加桃仁陳皮牛膝生甘草煎入生薑研潛行散熱飲三四十貼而安又朱宅閩內年近三十食味甚厚性躁急患痛風癢縮數月醫禱不應予視之曰此痰痰與氣證當和血疎氣導痰病自安遂以潛行散入生甘草牛膝炒枳殼通草陳皮桃仁薑汁

煎服半年而安又鄰鮑六年二十餘因患血痢
用靈藥取效後患痛風叫號鄰予視之曰此
惡血入經絡證血受濕熱久必凝濁所下未盡
留滯隨道所以作痛經久不治恐成偏枯遂與
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牛膝黃芩陳皮生甘草煎
入生薑研潛行散入少酒飲之數十貼又與刺
委中出黑血近三合而安或曰此見鄰人用草
藥研酒飲之不過數貼亦有安者知予之言類
皆經久取效無乃太迂緩乎予曰此劫病草藥
石上采石絲為之君過山龍等佐之皆性熱而
燥者不能養陰却能燥濕病之淺者濕痰得燥
則開熱血得熱則行亦可取效彼病深而血少
者愈劫愈虛愈劫愈深若朱之病是也子以我
為迂緩乎

痰瘡論

內經謂夏傷於暑秋傷於風必有痰瘡痰瘡者
瘡也以其隔兩日一作癰綿不休故有是名前
賢具有治法然皆虛劑有非稟受性弱與居養
所移者所宜用也惟許學士方有用參芪等補
劑而又不曾深論以學識於推測因見近年以

來五十歲以下之人多是怯弱者况嗜欲縱恣
十倍於前以弱質而得深病最難為藥始悟常
山烏梅砒丹等為劫瘼之劑若誤用之輕病為
重重病必死何者夫三日一作陰受病也作於
子午卯酉日少陰瘡也作於寅申巳亥日厥陰
瘡也作於辰戌丑未日太陰瘡也瘡得於暑當
以汗解或涼臺水閣陰木冷地他人揮扇泉水
澡浴汗不得泄鬱而成瘵其初感也胃氣尚強
全不自覺至於再感懵然無知又復恣意飲食
過分勞動竭力房事胃氣大傷其病乃作深根

固帶宜其難愈病者欲速愈甘辛峻劑醫者欲
急利遂便將投殊不知感風感暑皆外邪也當
以汗解所感既深决非一二升汗可除亦有胃
氣少回已自得汗不守禁忌又復觸胃舊邪未
去新邪又感展轉沈滯其病愈深况來求治者
率皆輕試速效劫病之藥胃氣重傷吾知其難
免於禍矣由是甘為遲鈍範我馳驅必先與參
朮陳皮芍藥等補劑輔以本經之藥惟其取汗
若得汗而體虛又須重用補劑以助之俟汗出
通身下過委中方是佳兆仍教以淡飯食省出

入避風就溫遠去惟薄謹密調養無有不安若
感病極深雖有大汗所感之邪必自臟傳出至
腑其發也必亂而失期亦豈是佳兆故治此病
春夏為易秋冬為難非有他也以汗之難易為
優劣也或曰古方用砒丹烏梅常山得效者不
為少子以為不可用乎予曰腑受病者淺一日
一作間一日一作者是胃氣尚強猶可與也彼
三日一作者病已在臟矣在臟者難治以其外
感猶可治也而可用劫藥以求速效乎前歲憲
僉詹公稟甚壯形甚強色甚倉年近六十二月

得瘵瘵召予視之知其飲於醲肥者告之曰須
遠色食淡調理決月得大汗乃安公不悅一人
從旁曰此易耳數日可安與劫藥三五貼病退
旬日後又作又與又退綿延至冬病猶未除又
來求治予知其久得藥瘵亦少惟胃氣未完又
天寒汗未透遂以白朮粥和丸與二斤令其遇
亂時且未食取一二百丸以熱湯下只與白粥
調養盡此藥當大汗而安已而果然如此者甚
多但藥略有加減不必盡述

病邪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擊論

凡言治國者多借醫為喻仁哉斯言也真氣民也病邪盜賊也或有盜賊勢須剪除而後已良相良將必先審度兵食之虛實與時勢之可否然後動動涉輕妄則吾民先困於盜次困於兵民困而國弱矣行險僥倖小人所為萬象森羅果報昭顯其可不究心乎請舉一二以為凡例永康呂親形瘦色黑平生喜酒多飲不困年近半百且有別館忽一日大惡寒發戰且自言渴却不飲予診其脉大而弱惟右關少實略數重取則濡遂作酒熱內鬱不得外泄由表熱而不

虛也黃芪一物以乾葛湯煎與之盡黃芪一兩乾葛一兩大得汗次早安矣又葉先生患滯下後甚逼迫正合承氣證予曰氣口虛形雖實而面黃稍白此必平昔食過飽而胃受傷寧寧兩日辛苦遂與參朮陳皮芍藥等補藥十餘劑至三日後胃氣稍完與承氣兩貼而安苟不補完胃氣之傷而遽行承氣吾恐病安之後復免瘦憊乎又一婢色紫稍肥性沉多憂年近十經不行三月矣小腹當中有一氣塊初起栗漸如炊餅予脉之兩手皆濡重取却有結

按其塊痛甚捫之高平寸邊與千金消石丸至
四五次彼忽自言乳頭黑且有汁恐有瘰子曰
非也瀆脉無孕之理又與三五貼脉之精亮處
豁予悟曰藥太峻矣今止前藥與四物湯倍加
白朮佐以陳皮至三十貼候脉完再與消石丸
至四五次忽自言塊消一暈便令莫服又半月
經行痛甚下黑血半升內有如椒核數十粒乃
塊消一半又來索藥以消餘塊余曉之曰勿性
急塊已開矣不可又攻若次月經行當盡消矣
次月經行下少黑血塊又消一暈又來問藥余
曰但守禁忌至次月必消盡已而果然大凡攻
擊之藥有病則病受之病邪輕而藥力重則胃
氣受傷夫胃氣者清純中和之氣也惟與骨肉
菜果相宜蓋藥石皆是偏勝之氣雖參芪輩為
性亦偏况攻擊之藥乎此婦胃氣自弱好血亦
少若塊盡而却藥胃氣之存者幾希矣議合
此醫云乎哉

治病先觀形色然後察脉問證論

經曰診脉之道觀人勇怯肌肉皮膚能知其情
以為之法也凡人之形長不及短大不及小肥

不及瘦人之色白不及黑燥不及蒼薄不及厚
而况肥人濕多瘦人火多白者肺氣虛黑者腎
氣足形色既殊臟腑亦異外證雖同治法迥別
所以肥人責脉浮瘦人責脉沈躁人疑脉緩緩
人疑脉躁以其不可一槩觀也試陳一二辛以
例推東陽陳兄露筋骨體稍長志體虛而勞頭
痛甚至有决別之言余察其脉弦而大帶數以
人參白朮為君川芎陳皮為佐至五六日未減
衆皆訝之以藥之不對也余曰藥力有次第矣
更少俟一二宿當自效忽其季來問曰何不

加黃芪予笑不答又經一宿忽自言病頓愈予
脉之覺指下稍盛又半日病者言膈上滿不覺
飢視其腹紋已隱笑予曰夜來藥中莫加黃芪
否曰然止與三貼遂速與二陳湯加厚朴枳殼
黃連以瀉其衛三貼而安又浦江義門鄭元年
二十餘秋間大發熱口渴妄言妄見病佯邪鬼
七八日後召予治脉之兩手洪數而實視其形
肥面赤帶白却喜露筋脉本不實涼藥所致此
因勞倦成病與溫補藥自安曰柴胡七貼矣
以黃芪附子湯冷與之飲三貼後困倦軒睡微

汗而解脉亦稍軟繼以黃芪白朮湯至十日脉
漸收斂而小又與半月而安夫黃芪補氣藥也
此兩人者一則氣虛一則氣實便有宜不宜存
焉可不審乎

大病不守禁忌論

病而服藥須守禁忌豫真人千金方言之詳矣
但不詳言所以守禁忌之由敢陳其畧以為規
戒夫胃氣者清純冲和之氣入之所賴以為生
者也若謀慮神勞動作形苦者欲無節思不想不
遂飲食失宜藥餌違法皆能致傷既傷之後須

用調補恬不知怪而乃恣意犯禁舊漆之證尚
未消退方生之證與日俱積吾見醫藥將日不
暇給而傷敗之胃氣無復完全之望去死近矣
予族叔形色俱實痰癯又患痢自恃強健能食
絕無忌憚一日君子曰我雖病却健而能食但
苦汗出耳汝能止此汗否予曰痰癯非汗出不
能愈也可慮者正在健與能食耳此非痢也胃
熱善消脾病不化食積與病勢已甚矣此時節
擇飲食以養胃氣者出入以避風寒候汗透而
安叔曰世俗謂無飽死病者不能食何謂可慮

余曰痢而能食者知胃氣未病也故言不死非謂恣食不節擇者不從所言恣口大嚼過渴又多啜水果如此者月餘後雖欲求治不可著手矣淹淹又月餘而死內經以驕恣不倫於理為不治之病信哉又周其姓者形色俱實患痢善食而易飢大嚼不擇者五日矣予責之曰病中當調攝自養豈可滋味賤賊遂教之只用熱藥為喫強且以與調治半月而安

痘病痰病有似邪祟論

血氣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乏邪因而入理或有痘理宜預防以其多氣少血其血本少肌肉難長蒼久未合必成死證其有不思本經少血遂用驅毒利藥以伐其陰分之血禍不旋踵矣請述一二成敗之迹以告來者余從叔父平生多慮質弱神勞年近五十忽左膊外側廉上起一小紅腫大約如栗子視之曰慎勿輕視且生與人參大料作湯得二三斤為婦人未之信謾進小貼數服未解而止旬餘值大風拔木檐上起一道紅如線繞至也脾直按右肋子曰必大料人參少加當歸川芎陳皮白朮等補劑與之後

與此方兩閱月而安又東陽李兄年踰三十形
瘦膚厚連得憂忌又因作勞且過於色忽左腿
外側廉上一紅腫其大如栗一醫問其大臍堅
實與承氣兩貼下之不效又一醫教與大黃硃
砂生粉草麒麟竭又二三貼半月後召予視之
曰事去矣又一李兄年四十餘而面稍白神甚
勞忽脇下生一紅腫如桃一人教用補劑衆笑
且排於是流氣飲十宣散雜而進之旬餘召予
視之予曰非惟不與補藥抑且多得解利血氣
俱憶矣已而果然或曰太陽絰非多血少氣者

至於死余曰暑月赴宴外境蒸熱辛辣適口內
境鬱熱而况舊有積痰加之愧悶其痰與熱何
可勝言今乃驚以法尺是驚其神而血不寧也
噴以法水是審其體密其膚使汗不得泄也汗
不泄則蒸熱內燔血不得寧則陰消而陽不能
獨立也不死何俟或曰外臺秘要有禁呪一科
庸可廢乎予曰移精變氣乃小術耳可治小病
若內有虛邪外有實邪當用王七之法自有成
式昭然可考然符水惟膈上熱痰一呷凉水胃
熱得之豈不清快亦可取安若內傷而虛與冬

嚴寒符水下咽必冰胃而致害彼鬱熱在上熱邪在表須以汗解率得清冷層膠固密熱何由解必致內攻陰陽離散血氣乖爭去死為坑

面鼻得冷則黑論

諸陽聚於頭則面為陽中之陽鼻居面中央而陽明起於額中一身之血運到面鼻到面鼻陽部皆為至清至精之血矣酒性善行而喜升大熱而有峻急之毒多酒之人酒氣熏蒸面鼻得酒血為極熱熱血得冷為陰氣所搏汗濁凝結滯而不行宜其先為紫而後為黑色也須用融

化滯血使之得流滋生新血可以運化病乃可愈予為酒製四物湯加炒片茯苓陳皮生甘草酒紅花生薑煎調五靈脂未飲之氣弱者加酒黃芪無有不應者

胎自墮論

陽施陰化胎孕乃成血氣虛損不足榮養其胎自墮或勞怒傷情內火便動亦能墮胎推原其本皆因於熱火能消物造化自然病源乃謂風冷傷於子臟而墮此未得病情者也予見賈氏婦但有孕至三箇月左右必墮診其脉左手大

而無力重取則竭如其血也以其妙年只補
守氣使血自榮時正初夏教以礬煎白朮湯下
黃芩末一錢服三四十劑遂得保全而生因而
思之墮於內熱而墮者於理為多曰熱曰虛當
分輕重好生之工幸毋輕視

難產論

世之難產者往往見於鬱悶安佚之人富貴奉
養之家若貧賤辛苦者無有也方書止有瘦胎
飲一論而其方為湖陽公主作也實非極至之
言何者見前此方其難自若予族妹嘗於難產

後遇胎孕則觸而去之余甚憫焉視其形肥而
動於針指搆思旬日忽自悟曰此正與湖陽公
主相反彼奉養之人其氣必實耗其氣使和平
故易產今形肥知其氣虛久坐知其不運而其
氣愈弱久坐胞胎因母氣不能自運耳當補其
母之氣則兒健而易產今其有孕至五六箇月
遂與大全方紫蘇飲加補氣藥與十數貼因得
男而甚快後遂以此方隨母之形色惟重參以
時令加減與之無不應者因名其方曰大達生
散

難產抱損淋瀝論

常見尿胞因收生者不謹以致破損而得淋瀝病遂為廢疾一日有徐姓婦壯年得此因恐肌肉破傷在外者且可補完胞雖在腹恐亦可治遂診其脉虛甚曰難產之由多是氣虛難產之後血氣尤虛試與峻補因以參朮為君芎歸為臣桃仁陳皮黃芪茯苓為佐而煎以猪羊胞中湯極飢時飲之但劑率用一兩至一月而安蓋是氣血驟長其胞自完恐稍遲緩亦難成功

胎婦轉胞病論

轉胞病胎婦之稟受弱者憂悶多者性急躁者食味厚者大率有之古方皆用滑利疎導藥鮮有應效因思胞為胎所墮展在一邊胞系了矣不通耳胎若舉起懸在中央胞系得疏水道自行然胎之墜下必有其內一日吳完齋人患此脉之兩手似潘重取則弦然左手無脈余曰此得之憂患潘為血少氣多弦為有飲血少則胞弱而不能自舉氣多有飲中焦不清而益則胞之所避而就下故墜遂以四物湯加參朮半夏陳皮生甘草生薑空心飲隨以指探中吐

藥汁後少頃氣定入與一貼次早亦然如是日
八貼而安此法未為的確恐偶中耳後又歷用
數人亦效未知果如何耶仲景云婦人本肥盛
且舉自滿全贏數且舉空減胞系了亮亦致胞
轉其義未詳必有能知之者

乳硬論

乳房陽明所經乳頭厥陰所屬乳子之母不知
調養怒忿所逆鬱悶所遏厚味所釀以致厥陰
之氣不行故竅不得通而汁不得出陽明之血
沸騰故熱甚而化膿亦有所乳之子一膈有滯痰

口氣焮熱含乳而睡熱氣所吹遂生結核於初
起時便須忍痛揉令稍軟吮令汁透自可消散
失此不治必成癰癤治法踈厥陰之滯以青皮
清陽明之熱細研石膏行汗獨之血以生甘草
之節消腫道毒以瓜蒌子或加沒藥青橘葉皂
角刺金銀花當歸或湯或散或加減隨意消息
然須以少酒佐之若加以艾火兩三壯於腫處
其效尤捷後村工喜於自術使用針刀引悉然
病良可哀問若夫不得於夫不得於男然憂怒
鬱悶肝之積累脾氣滯阻肝氣橫逆遂成隱核

如大基子不痛不痒數十年後方為瘡臨名曰
如岩以其瘡形嵌凹以岩穴也不可治矣若於
始生之際便能消釋病根使心清神安然後施
之以治法亦有可安之理予族姪婦年十八時
曾得此病察其形脉積實但性急躁恍惚自謂
所難者後姑耳遂以本草單方青皮湯開以加
減四物湯行以經絡之劑兩月而安

受胎論

成胎以精血之後先分男女者褚澄之論愚切
感焉後閱李東垣之方有曰經水斷水一二日

血海始盡精勝其血應者成男四五日後血脉
已旺精不勝血感者成女此確論也易曰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夫乾坤陰陽之情性也左右陰
陽之道路也男女陰陽之儀象也父精母血因
感而會精之施也血能攝精成其子此萬物資
始於乾元也血成其胞此萬物資生於坤元也
陰陽交媾胎孕乃凝所藏之處名曰子宮一系
在下上有兩岐一達於左一達於右精勝其血
則陽為之主受氣於左子宮而男形成精不勝
血則陰為之主受氣於右子宮而女形成或曰

分男分女吾知之矣男不可為父女不可為母
與男女之兼形者又若何而分之耶余曰男不
可為父得陽氣之虧者也女不可為母得陰氣
之塞者也兼形者由陰為駁氣所乘而成其類
不一以女函男有二一則遇男為妻遇女為夫
一則可妻而不可夫其有女具男之全者此又
駁之甚者或曰駁氣所乘獨見於陰而所乘之
形又若是之不同耶予曰陰體虛駁氣易於乘
也駁氣所乘陰陽相混無所為主不可屬左不
可屬右受氣於兩岐之間隨所得駁氣之輕重

而成形故所兼之形有不可得而同也

人迎氣口論

六陽六陰脉分屬左右手心小腸肝膽腎膀胱
在左主血肺大腸脾胃命門三焦在右主氣男
以氣成胎故氣為之主女以血成胎故血為之
主若男子久病氣口充於人迎者有胃氣也病
雖重可治女子久病人迎充於氣口者有胃氣
也病雖重可治死此者逆或曰人迎在左氣口
在右男女所同不易之位也脉法讚曰左大順
男右大順女何予言之悖邪曰脉經一部王叔

和諄諄於教醫者此左右手以醫者為主而言
若主於病者奚止千里之謬

春宣論

春蠶也陽氣升浮草木萌芽蠢然而動前哲謂
春時人氣在頭有病宜吐又曰傷寒大法春宜
吐宣之為言揚也謂吐之法自上出也今之世
俗徃徃有瘡痍者膈滿者蟲積者以為不於春
時宣瀉以毒藥不可愈也醫者遂用牽牛巴豆
大黃枳椇防風輩為九名之曰春宣丸於二月
三月服之得下利而止於初瀉之時臟腑得通

時暫輕快殊不知氣升在上則在下之陰甚重
而用利藥殘賊其陰其害何可勝言况仲景曰
承氣湯等下藥必有大滿大實堅有燥屎轉矢
氣下逼迫而無表證者方行此法可下之證未
悉具猶須遲以待之泄利之藥其可輕試乎余
伯考形肥骨瘦味厚性沈五十歲輕於聽信忽
於三月平曠春宣丸一點服之下兩三行每年
率以為常至五十三歲時七月初炎熱之甚無
病暴死此豈非妄聽春宣為春瀉而致禍耶目
工召下曰宣宣之一字也明矣張子和先生

已詳論之昔賢聖人言哉詳之審訂無疑後之
死者又有數人愚故表而出之以為後人之戒
醇酒宜冷飲論

醇酒之性大熱有大毒清香美味既適於口行
氣和血亦宜於體而足飲者不自覺其過於多
也不思肺屬金性畏火其體脆其位高為氣之
主腎之母木之夫酒下咽膈肺先受之若是醇
者理宜冷飲過於肺入於胃然後漸溫肺先得
溫中之寒可以補氣一益也次得寒中之溫可
以養胃二益也今酒行遲傳化以漸不可恣飲

三益也古大終日百拜不過三爵既無酒病亦
免酒禍今余稽之於禮經則曰飲齊視冬時飲
齊酒也視猶比也冬時寒也然之內經則曰熱
因寒用厥旨深矣今則不然不顧受傷只圖取
快蓋熱飲有三樂存焉腸胃通快喉舌享美盃
行可多不知酒性喜升氣必隨之痰鬱於上溺
澀於下肺受賊邪金體必燥恣飲寒涼其熱內
鬱肺氣得熱必大傷耗其始也病淺或嘔吐或
自汗或瘡癩或鼻查或自汗或心脾痛尚可發
散而去之若其久也為病深矣為病深為渴為內

疸為肺痿為內痔為鼓脹為失明為喘哮為勞
嗽為癩癩亦為難明之病倘非具眼未易處治
可不謹乎或曰人言一盞冷酒須三盞血乃得
行酒不可冷飲明矣余曰此齊東之語耳今參
之於經證之以禮發之為規戒子以為廷耶

癰疽當分經絡論

六陽經六陰經之分布周身有多氣少血者有
少氣多血者有多氣多血者不可一槩論也若
夫要害處近虛怯薄處前哲已曾論及惟分經
之言未聞也何則諸經惟少陽厥陰經之生癰

疽理宜預防以養氣少血其血本少肌肉難
長者久未合必以熱證其有不思本經少血處
用驅毒利藥以耗其陰分之血禍不旋踵矣請
述一二成敗之迹以資來者余從叔父平生多
慮質弱神勞年近五十忽左臂外側廉上起一
小紅腫大約如栗子視之曰慎勿輕視且生與
人參大料作湯得二三斤為醫人亦之信謾進
小貼數服未解而止旬餘腫大如拳木瘡上起
一道紅如線繞至背脚直抵右脇下曰必大料
人參必加當歸川芎陳之白芍等藥劑與之後

與此方兩閱月而安又復陽痿年餘三十形
瘦膚厚連得憂患又因作勞且過於色恣左腿
外側廉上一紅腫其大如栗一書問其大腫堅
實與承氣兩貼下之不效又一書問其大腫堅
砂生粉草麒麟竭又二三貼半月後召予視之
曰事去矣又一李兄年四十餘而面稍白神甚
勞忽脇下生一紅腫如桃一人教用補劑衆笑
且排於是流氣飲十宣散雜而進之旬餘召予
視之予曰非推不與補藥抑且多得解利血氣
俱懣矣已而果然或曰太陽經非多血少氣者

乎何腎癰之生初無甚苦徃徃間有不救者吾
子其能治之乎予曰腎居小腹之後而又在其
下此陰中之陰也其道遠其位僻雖曰多血氣
運不到氣既不到血亦罕來中年之後不可生
癰纒有痛腫叅之脉證但見虛弱便與滋補血
氣無虧可保終吉若用尋常燥熱拔毒舒氣之
藥虛虛之禍如指諸掌

脾約丸論

成無已曰約者結約之約又約束之約胃強脾
弱約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故小便數而

大便硬故曰脾約與此元以下脾之結燥腸潤
結化津流入胃大便利小便少而愈矣愚切有
疑焉何者既曰約脾弱不能運也脾弱則土虧
矣必脾氣之散脾血之耗也原其所由久病大
下大汗之後陰血枯槁內火燔灼熱傷元氣又
傷於脾而成此證傷元氣者肺金受火氣無所
攝傷脾者肺為脾之子肺耗則液竭必竊母氣
以自救金耗則木寡干畏土欲不傷不可得也
脾失轉輸之令肺失傳送之官宜大便秘而難
下小便數而無藏蓄也理宜滋養陰血使孤陽

之火不熾而金行清化水邪有制脾土清健而
運行精液乃能入胃則腸潤而通矣今以大黃
為君枳實厚朴為臣雖有為藥之養血麻仁杏
仁之溫潤為之佐使用之熱甚而氣實者無有
不安愚恐西北二方地氣高厚人稟壯實者可
用若用於東南之人與熱雖盛而血氣不實者
雖得暫通將見脾愈弱而腸愈燥矣後之欲用
此方者須知在西北以開結為主在東南以潤
燥為主慎勿膠柱而調瑟

心肺陽也居上肝腎陰也居下脾居中亦陰也
屬土經曰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
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
五經並行是脾具坤靜之德而有乾健之運故
能使心肺之陽降腎肝之陰升而成天地交之
泰是為病之人今也七情內傷六淫外侵飲食
不節房勞致虛脾土之陰受傷轉輸之官失職
胃雖受穀不能運化故陽自升陰自降而成天
地不交之否於斯時也清濁相混隨道壅塞氣
化濁血瘀鬱而為熱熱留而久氣化成濕濕熱

相生遂成脹滿經曰鼓脹是也以其外雖堅滿
中空無物有似於鼓其病膠固難以治療又名
曰蠱若蟲侵蝕有蟲之義驗之治法理宜補脾
又須養肺金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慮滋腎水
以制火使脾得清化之令却鹽味以防助邪幽
妄想以保母氣無有不安醫不察病起於虛急
於作效術能希賞病者苦於脹急喜行利藥以
求一時之快不知寬得一日半日其腫愈甚病
邪甚矣真氣傷矣去死不遠古方惟禹餘糧丸
又名石中黃丸又名紫金丸制肝補脾殊為切

當亦頃隨證亦頃順時和減用之余友俞仁叔
儒而醫連得家難年五十得此疾自創萬餘粒
丸服之予診其脉弦澁而數曰此丸新製煨煉
之火邪尚存溫熱之藥大多宜自加減不可執
方俞咲曰今人不及古人此方不可加減服之
一月口鼻見血色骨立而死又揚兄年近五十
性嗜好酒病瘡半年急脹病自察必死求治
診其脉弦而澁重則大瘡未愈手足瘦而腹大
如蜘蛛狀予教以參朮為君當歸川芎芍藥為
臣黃連陳皮茯苓厚朴為佐生甘草些少作湯

湯飲之一日定三次彼亦嚴守戒忌一月後瘡
因汗而愈又半年小便長而脹愈中間雖稍有
加減大意只是補氣行濕又陳氏年四十餘性
嗜酒大便時見血於春間惠脹色黑而腹大其
形如鬼診其脉數而澁重似弱予以四物湯加
黃連黃芩木通白朮陳皮厚朴生甘草作湯與
之近一年而安一補氣一補血餘藥大率相出
入皆獲安以保天壽或曰氣無補法何子補氣
而獲安果有說以通之乎予曰氣無補法世俗
之言也以氣之為病瘡罔變塞似難於補恐增

病勢不思正氣虛者不能運行邪滯所著而不
出所以為病愈曰此者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
病苟或氣怯不用補法氣何由行或曰子之藥
審則審矣何效之遲也病者久在牀枕必將厭
子之迂而求速效者矣子曰此病之起或三五
年或十餘年根深矣勢篤矣欲求速效自求禍
耳知王道者能治此病也或曰脹病將終不可
與利藥耶子曰灼知其不因於虛受病亦淺脾
胃尚壯積滯不痼而又有可一之證亦宜略與
疏導若授張子和瀉川散禹功丸為例行進攻

之策實所不敢

疝氣論

疝氣之甚者辜丸連小腹急痛也有痛在辜丸
者有痛在五樞穴邊者皆足厥陰之經也或有
形或無形或有聲或無聲有形如瓜有聲如
自素問以下歷代名醫皆以為寒蓋寒主收引
經絡得寒故引不行所以作痛理固然也有得
寒而無疝者又必有說以通之可也子嘗屢因
門戶雪上有霜沒臍之水踢冰徒涉不曾病此
以子素無熱在內也因而思之與諸益於濕熱

在經營而至久又得寒氣外束濕熱之邪不得
疏散所以作痛若只作寒論恐為未備或曰厥
陰一經其道遠其位卑鬱積濕熱何由而致予
曰大勞則火起於筋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
火起於腎大怒則火起於肝本經火積之父母
能生子虛濕氣便盛厥陰屬木係於肝為將軍
之官其性急速火性又暴為寒所束宜其痛之
大暴也愚見有用烏頭施子等分作湯用之其
效亦敏後因此方隨證與形加減用之無有不
應然濕熱又須分多少而始治但濕者腫多癩

秦桂丸論

病是也又有挾虛而發者當以參苓為用而以
疏導藥佐之診其脉有甚沈緊而大豁無力者
是也其痛亦輕惟覺重墜牽引耳

無子之因多起於婦人醫者不求其因起於何
處遍閱古方惟秦桂丸其辭確其意專用藥溫
熱近乎人情欣然授之銘然服之甘受燔灼之
禍猶且懵然不悔何者陽精之施也陰血能攝
之精成其子血成其胞胎孕乃成今婦人之無
子者率由血少不足以攝精也血之少也固非

端然欲得子者必須補其陰血使無虧欠乃
可推其有餘以成胎孕何乃輕用熱劑煎熬臟
腑血氣沸騰禍不旋踵矣或曰春氣溫和則萬
物發生冬氣寒凜則萬物消殞非秦桂丸之溫
熱何由得子臟溫暖而成胎耶予曰詩言婦人
和平則樂有子和則氣血不乖平則陰陽不爭
今得此藥經血轉紫黑漸成衰少或先或後始
則飲食驟進久則口苦而乾陰陽不平血氣不
和疾病蜂起焉能成胎縱使成胎生孕亦多病
而不壽以秦桂丸之耗損天真之陰也戒之慎

之鄭蕙使之子年十六求醫曰我生七箇月患
淋病五日七日必一發真發也大痛捫地叫天
水道方行狀如漆和粟者約一盞許然後定診
其脉輕則清重則弦視其形瘦而稍長其色青
而蒼意其父必因多服下部藥遺熱在胎留於
子之命門而然遂以紫雪和黃蘗細末為梧子
大細十分乾而與二百丸作一服經二時又與
三百丸作一服率以熱湯下以食物壓之又經
半日痛大作連腰腹水甚乃行下如漆和粟者
一丸碗許真病減十分之八後張手中以陳皮

兩枯瘦木通各半兩作一餅與之又下漆粟
者合許安父得燥熱且能病子况母得之
者乎余書此以證東垣紅絲瘡之事

惡寒非寒病惡熱非熱病論

經曰惡寒戰慄皆屬於熱又曰禁慄如喪神守
身自覺涼涼寒戰慄禁慄動搖之貌如喪神守惡
寒之甚原病式曰病熱甚而反覺自冷此為病
熱實非寒也或曰徃徃見有得熱藥而少愈者
何也予曰病熱之人其氣炎上鬱為痰飲抑遏

清道陰氣不升病熱尤甚積痰得熱亦為暫退
熱勢助邪其病益深或曰寒勢如此誰敢以寒
涼與之非殺之而何予曰古人遇戰慄之證有
以大承氣下燥糞而愈者惡寒戰慄明是熱證
但有虛實之分耳經曰陰虛則發熱夫陽在外
為陰之衛陰在內為陽之守精神外馳嗜慾無
節陰氣耗散陽無所附遂致溽散於肌表之間
而惡熱也實非有熱當作陰虛治之而用補養
之法可也或曰惡寒非寒宜用寒藥惡熱非熱
宜用補藥甚駭耳目明示我之法可乎予曰進

士周本道年踰三十得惡寒病服附子數日而
病甚求予治診其脉弦而促緩予以江茶入薑
汁香油些少吐痰一升許減綿太半周甚喜予
曰未也燥熱已多血傷亦深須淡食以養胃內
觀以養神則水可生而火可降彼勇於仕進一
切務外不守禁忌予曰若多與補血麻藥亦可
稍安內外不靜腎水不生附毒必發病安後官
於發城廵夜冒寒非附子不可療而惟怕生薑
只得以猪腰子作片煮附子與三貼而安予曰
可急歸知其附毒易發彼以為迂半年後果發
背而死又司丞叔平生脚自蹠以下常覺熱冬
不可加綿於上常自言曰我稟質壯不怕冷予
曰此是三陰之虛宜早斷欲事以補養陰血庶
乎可免矣而不答年方五十患痿半年而死觀
此二人治法蓋可知矣或曰傷寒病惡寒惡熱
者亦是虛耶予曰若病傷寒者自外入內先賢
論之詳矣愚竊庸養

經水或紫或黑論

經水者陰血也陰必從陽故其色紅稟火色也
血為氣之配氣熱則熱氣寒則寒氣升則升氣

降則降氣凝則凝氣滯則滯氣清則清氣濁則濁
濁往往往見有成塊者氣之凝也將行而痛者氣
之滯也來後作痛者氣血俱虛也色淡者亦虛
也錯經妄行者氣之亂也紫者氣之熱也黑者
熱之甚也人但見其紫者黑者作痛者成塊者
率指為風冷而行溫熱之劑禍不旋踵矣良由
病源論月水諸病皆曰風冷乘之宜其相習而
成俗也或曰黑北方水之色也紫淡於黑非冷
而何予曰經曰亢則害承乃制熱甚者必兼水
化所以熱則紫甚則黑也况婦人性執而見鄙
嗜欲加倍臟腑厥陽之火無日不起非熱而何
若夫風冷必須外得感或有之盡千百而一二
者也

石膏論

本草藥之命名固有不司曉者中間亦多有
義學者不可以不察以色而名者大黃紅花白
前青黛烏梅之類是也以形而名者人參狗脊
烏頭貝母金鈴子之類是也以氣而名者木香
沈香檀香麝香面香之類是也以質而名者
朴乾薑茯苓生熟地黃之類是也以味而名者

甘草若參淡竹葉等。龍膽苦酒之類是也。以能
而名者。百合當歸升麻防風滑石之類是也。以
時而名者。手真薄荷冬葵實寒夏枯草之類是
也。以石膏天燧細研。醋調封。丹壘其固密。甚於
脂。苟非有膏。焉能為用。此意實與能而得。名正
與石脂同意。問。寒。忘。妄。以。方。新。石。為。石。膏。泥。石
膏。其。味。甘。而。辛。本。陽。明。經。藥。陽。明。主。肌。肉。其。甘
也。能。緩。脾。益。氣。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出。汗
止。行。至。頭。又。入。手。太。陰。手。少。陽。彼。方。解。石。者。止
有。體。重。質。堅。性。寒。而。已。求。其。所。謂。言。膏。而。可。為

三經之主治者。馬在乳。齒。欲責效。不亦難乎。

脉大必病進論

脉血之所為。屬陰。大洪之別名。大之象。屬陽。其
病得之於內。傷者。陰虛為陽。所乘。故脉大。當作
虛治之。其病得之於外。傷者。邪客於經。脉亦太
當作邪勝治之。合二者而觀之。皆病證方長之
勢也。謂之病進。不亦宜乎。海藏云。若緩脈之象
孰謂是否。幸有以教之。

生氣通天論第四卷

禮記曰。一年視歲。以謂。在。乎。章。句。之

絕內經生氣通天論第四章第一句因於
寒欲如運樞以二三句與上文意不相屬皆衍
文也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兩句皆發在此夫寒
邪初客於肌表邪鬱而為熱有似燔炭得汗則
解此仲景麻黃湯之類是也第二章論因於暑
暑者君火為病火主動則散故自汗煩渴而多
言也第三章論因於濕濕者土濁之氣首為諸
陽之會其位高而氣清其體虛故聰明得而條
焉濁氣熏蒸清道不通沈重而不爽利似乎有
物以蒙目之失而不治濕鬱為熱熱留不去大

筋纒短者熱傷血不能養筋故為拘攣小筋弛
長者濕傷筋不能束骨故為痿弱因於濕首如
裹各三字為句濕熱不攘以下各四字為句文
正而意明第四章論因於氣為腫下文不序病
證蓋是脫簡四維相代二句與上文意不相屬
亦衍文也王太僕曰暑熱濕氣二病皆以為發
於傷寒之毒次第相仍展轉生病五段通為一
章余有疑焉者病不治伏而生熱熱久生濕濕
久氣病蓋有之矣內經止有冬傷於寒不即病
至夏有熱病之言未聞寒毒伏藏至夏發於暑

病至於濕病亦蒙上文之熱謂反濕其首望濕物
裹之望除其熱當以因於濕首為句如裹濕又為
句則濕首之濕裹濕之濕皆人為也與上下文列
言寒暑之病因文義舛率不容於不辯或曰先賢
言溫濕寒濕風濕矣未聞有所謂濕熱病者攷之
內經亦無有焉吾子無乃失之迂妄耶子曰六氣
之中濕熱為病十居八九內經發明濕熱此為首
出至真大要論曰濕上甚而熱其間或言濕而熱
在中者或曰熱而濕在中者此聖人愛人論道之
極致使天下後世不知濕熱之治法者太僕啓之

也若其歸取原病式熟讀而審思之幸甚

太僕章句

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

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
而散

因於濕首句如果濕句熱不攘句大筋綆短小
筋弛長綆短為拘弛長為痿

因於氣為腫云云

新定章句

因於寒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於暑汗煩則喘鳴筋則多言

因於濕口首如裹旬濕蒸不攘旬大筋綆短小筋弛長綆短為拘弛長為痿

因於氣為腫云云

倒倉論

經曰腸胃為市以其無物不有而穀為最多故謂之倉若積穀之室也倒者傾去積舊而滌濯使之潔淨也胃居中屬土喜容受而不能自運者也人之飲食遇適口之物寧無過量而傷積之乎七情之偏五味之厚寧無傷於沖和之德

乎糟粕之餘停痰瘀血互相糾纏日積月

結成聚甚者如核桃之穰諸般奇形之蟲中

不清矣土德不和矣誠於中刑於外發為癱瘓

為勞瘵為蟲脹為癩疾為無名奇病先哲製為

萬病丸溫白丸等劑攻補兼施寒熱並用期中

病情非不工巧然不若倒倉之為便捷也以黃

牝牛擇肥者買一二十斤長流水煮糜爛融入

湯中為液以布濾出查滓取淨汁再入鍋中文

火熬成琥珀色則成矣每飲一鍾少時又飲如

此者積數十鍾寒月則重湯溫而飲之病在上

者欲其吐多病在下者欲其利多病在中者欲其吐下俱多全在活法而爲之緩急多寡也須先置一室明快而不通者以安病人視所出之物可尽病根則止吐利後或渴不得與湯其小便欲長取以飲病者名曰輪迴酒與一二椀非惟可以止渴抑且可以滌濯餘垢穢一二日覺飢甚乃與粥淡食之待三日後始與少菜羹自養半月覺精神煥發形體輕健沈疴悉安矣其後須五年忌牛肉吾師許文懿始病心痛日燥熱香辛如丁附桂姜棗治數十年而足

甚且惡寒而多嘔甚而至於靈砂黑錫黃芽歲丹繼之以艾火十餘萬又雜治數年而痛甚自分為廢人矣衆工亦技窮矣如此者又數年因其煩渴惡食者一月以通聖散與半月餘而大腑逼迫後重肛門熱氣如燒始時下積滯如五色爛錦者如扣燭油凝者近半月而病似退又半月而略思穀而兩足難移計無所出至次年三月遂作此法篤節如應因得為全人次年再得一男又十四年以壽終其餘與藥一婦人少年脚氣吐利而安又鎮海萬戶蕭伯善公以便

渴而精不禁親與試之有效又臨海林元憲久
嘔吐紅發熱消瘦衆以為瘵百方不應召予視
之脉兩手弦數日輕夜重計無所出亦因此而
安時冬月也第一年得一子牛坤土也黃土之
色也以順為德而效法乎健以為功者其之用
也肉者胃之樂也熟而為液無形之物也橫散
入肉絡由腸胃而滲透肌膚毛竅爪甲無不入
也積聚久則形質成索附腸胃回薄曲折處以
為栖泊之窠曰阻礙津液氣血薰蒸燔灼成病
自非剖腸刮骨之神妙孰能去之又豈合勾鍊

兩之丸散所能竅犯其藩墻戶牖乎竊詳肉液
之散溢腸胃受之其厚皆倍於前有似乎腫其
回薄曲折處非復向時之舊肉液充滿流行有
如洪水泛漲其浮莖陳朽皆推逐蕩漾順流而
下不可得留表者因吐而汗清道者自吐而涌
濁道者自泄而去凡屬滯竅一洗而定牛肉全
重厚和順之性盎然渙然潤澤粘糯補益虛損
寧無精神煥發之樂乎正似武王克商之後散
財發粟以賑殷民之仰望也其方出於西域之
異人人於中年後亦行一二次亦卻疾養壽之

一助也

相火論

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
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
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
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氣相生配於
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位稟命
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故恒於動
人有此生亦恒於動其所以恒於動皆相火之
為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

水之氣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
腎屬水也膽者肝之腑膀胱者腎之腑心胞絡
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思肝腎之分皆
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
能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
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
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火者也肝腎之陰
志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之所
同何東垣以為元氣之賊又曰火與元氣不兩
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以使之無勝

頁也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物而萬事出
有知之後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
動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原陽之火
相處則妄動矣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
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
暑與濕言之相火之氣經以火言之蓋表其暴
悍酷烈有甚於君火者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
周子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
曰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此善處乎火者人心聽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

以靜被五火之動皆中節相火惟有裨補造化
以為生生不息之運用耳何賊之有或曰內經
相火注曰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
吾子言之何耶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常言之矣
治以炒藥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是也戴人
亦言膽與三焦尋火治肝和胞絡都無異此歷
指龍雷之火也予亦備述天人之火皆生於動
如上文所云者實推廣二公之意或曰內經言
火不一徃徃於六氣見之言臟腑者未之見也
二公豈它有所據耶子能為我言之乎經曰百

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為變者岐伯
屢舉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之
為病之出於臟腑者乎攷諸內經少陽病為瘧
癘太陽病時眩仆少陰病發暴瘡鬱冒不知人
非諸熱發暈之屬火乎少陽病惡寒鼓慄膽病
振寒少陰病洒淅惡寒振慄厥陰病洒淅振寒
非諸禁鼓慄如喪神守之屬火乎少陽病嘔逆
厥氣上行膀胱病衝頭痛太陽病厥氣上衝胃
小腹控臑引腰脊上衝心少陰病氣上衝胃嘔
逆非諸逆衝上之屬火乎少陽病譫妄太陽病

譫妄膀胱病狂顛非諸躁狂越之屬火乎少陽
病附腫善驚少陰病發熱以酸附腫不能久立
非諸病附腫疼酸驚駭之屬火乎又原病式曰
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膈鬱病痿屬
於肺火之升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
痛痒瘡瘍屬於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為病出
於臟腑者然也注文末之發耳以陳無擇之通
敏且以煖熾論君火日用之火言相火而又不
曾深及宜乎後之人不無聾聵也悲夫
左大順男右大順女論

肺主氣其脉居右寸脾胃命門三焦各以氣為變化運用故皆附焉心主血其脉居左寸肝膽腎膀胱皆精血之隧道寔庫故亦附焉男以氣成胎則氣為之主女挾血成胎則血為之主男子久病右脉充於左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女子久病左脉充於右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反此者虛之甚也或曰左心小腸肝膽腎膀胱右肺大腸脾胃命門三焦男女所同不易之位也脉法贊曰左大順男右大順女吾奇之言非惟左右例置似以大為充果有說以通之乎

曰大本病脉也今以大為順蓋有充足之義故敢以充言之脉經一部諄諄於教為醫者爾此左右當以醫者為言若主於病莫止於千里之謬或曰上文言肝心出左脾肺出右左主司官右主司府下文言左為人迎右為氣口皆以病人之左右而為言何若是之相反耶曰脉經第九篇之第五章上文大浮數動長滑沈瀦弱弦短微此言形狀之陰陽下文關前關後等語又言部位之陰陽陰附陽陽附陰皆言血氣之陰陽同為論脉之陰陽而所指不同若此上下異

文何足疑乎讀曰陰病治官非治血乎陽病治
府非治氣乎由此參考或恐於經意有合

茹淡論

或問內經謂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又曰地食人
以五味古者年五十食肉子今年邁七十矣盡
卻鹽醢豈中道乎何子之神茂而色澤也曰味
有出於天賦者有成於人為者天之所賦者若
穀粟菜菓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補陰之功此
內經所謂味也人之所為者皆烹飪調和偏厚
之味有致疾伐命之毒此吾子所疑之味也今

鹽醢之卻非真茹淡者大麥與粟之醢粳米山
藥之甘葱薤之辛之類皆味也子以為淡乎
於冲和之味者心之收火之降也以偏厚之味
為安者欲之縱火之勝也何疑之有內經又曰
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非天賦之味乎陰之五宮
傷在五味非人為之味乎聖人防民之具於是
為備凡人飢則必食彼糗米甘而淡者土之德
也物之屬陰而最補者也惟可與茶同進經曰
茶為充者恐於飢時頓食或慮過多凶於胃損
故以菜助其充足取其疏通而易化此天地生

物之仁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傳曰賓
主終日百拜而酒三行以避酒禍此聖人施穀
之意也蓋穀與肥鮮同進厚味得穀為助其味
之也久寧不助陰火而致毒乎故服食家在
穀者則可不卻穀而服食未有不被其毒者
經謂久而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而久失之由也
彼矣於厚味者未之思爾或又問精不足者補
之以味何不言氣補曰味陰也氣陽也補精以
陰求其本也故補之以味若甘草白水地黃澤
瀉五味子天門冬之類皆味之厚者也經曰虛
者補之正此意也上文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
夫為勞倦所傷氣之虛故不足溫者養也溫存
以養使氣自充氣完則形完矣故言溫不言補
經曰勞者溫之正此意也彼為局方者不知出
此凡諸虛損證悉以溫熱佐輔補藥名之曰溫
補不能求經旨者也

吃逆論

吃病氣逆也氣自臍下直衝上出於口而作聲
之名也書曰火炎上內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
火東垣謂火與元氣不兩立又謂火氣之賊也

古方悉以胃弱言之而不及火且以丁香柿蒂
竹茹陳皮等劑治之未審孰為降火孰謂補虛
人之陰氣依胃為養胃土傷損則木氣侮之矣
此土敗木賊也陰為火所乘不得內守木挾相
火乘之故直衝清道而上言胃弱者陰弱也虛
之甚也病人見此以為死證然亦有實者不可
不知敢陳其說趙立道年近五十質弱而多怒
七月炎暑大飢索飯其家不能急具因大怒兩
日後得滯下病口渴自以冷水調生蜜飲之甚
快滯下亦漸緩如此者五七日召予視脉稍太

下數遂令止蜜水竭時但令以人參白朮煎湯
調益元散與之滯下亦漸收七八日後覺倦甚
發吃予知其因下久而陰虛也令其守前藥然
滯下尚未止又以煉蜜飲之如此者三日吃猶
未止衆皆尤藥之未當將以薑附飲之予曰補
藥無速效附子非補陰者服之必死衆曰冷水
飯多得無寒乎予曰炎暑如此飲涼非寒勿多
疑待以日數力到當自止又四日而吃止滯下
亦安又陳擇仁年近七十厚味之人也有久喘
病而作止不常新故患滯下食大減至五七日

後吃作君子視脉皆大語參以為難予曰形瘦者尚可為以人參白朮湯下大補丸以補血至七日而安此二人者虛之為也又一女子年踰笄性躁味厚暑月因大怒而吃作每作則舉身跳動神昏不知人問之乃知暴病視其形氣俱實遂以人參蘆薈湯飲一椀大吐頑痰數椀大汗昏睡一日而安人參入手太陰補陽中之陰者也蓋則及爾大瀉太陰之陽女子暴怒氣上肝主怒肺主氣經曰怒則氣逆氣因怒逆肝亦乘火侮肺故吃大作而神昏參蘆薈湯吐痰逆氣降而火衰金氣復位胃氣得和而解麻黃發汗節能止汗穀屬金燥之性熱麥屬陽楚之性涼先儒謂物物具太極學者其可不觸類而長引而伸之乎

房中補益論

或問千金方有房中補益法可用否予應之曰傳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人之疾病亦生於動其動之極也病而死矣人之有生心為火居上腎為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無有窮已故生意存焉水之體靜火之體動動易而

靜難聖人於此未嘗忘言也儒者立教曰正心
收心養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動於妄也醫者立
教恬澹虛無精神內守亦所以遏此火之動於
妄也蓋相火藏於肝腎陰分君火不妄動相火
惟有稟命守位而已焉有燔灼之虐欲飛走之
狂勢也哉易兌取象於少女兌說也遇少男艮
為咸咸無心之感也艮止也房中之法有艮止
之義焉若艮而不止徒有戕賊何補益之有竊
詳千金之意彼壯年貧縱者水之體非向日之
靜也故著房中之法為補益之助此可用於質

壯心靜遇敵不動之人也苟無聖賢之心神仙
之骨未易為也女法水男法火水能制火一樂
於與一樂於取此自然之理也若以房中為補
人多矣况中古以下風俗日媮資稟日薄說
夢向癡難矣哉

天氣屬金說

邵子曰天依地地依天天天地自相依附內經曰
大氣舉之也夫自清濁肇分天以氣運於外而
攝水地以形居中而浮於水者也是氣也即天
之謂也自其無極者觀之故曰大氣至清至剛

至健屬乎金者也。升至剛不能攝此水非至健不能運行無息以本之地之重非至清其剛健不能長上古而不老。以子曰天氣為屬金者固易卦取象之義何。三遂以屬金言之乎。善言天者必有證於人。善言地者必有譬於小。願明以告我曰天生萬物。以人為貴。人形象天可以取譬。肺主氣外應皮毛。內經謂陽為外衛非皮毛乎。此天之象也。其包裹骨肉腑臟於其中。此地之象也。血行於皮裏肉腠晝夜周流無端。此水之象也。合三者而觀。非水浮地天攝水地懸於中。

乎聖人作易取金為氣之象。厥有旨哉。

張子和攻擊法論

愚閱張子和書。惟務攻擊。其意以為正氣不能自病。因為邪所客。所以為病也。邪去正氣自安。因病有在上。在中。在下。深淺之不同。立為汗吐下三法。以攻之。初看其書。將謂醫之法盡於是矣。後因思內經有謂之虛者。精氣虛也。謂之實者。邪氣實也。夫邪所客。必因正氣之虛。然後邪得而客之。苟正氣實。邪無自入之理。由是於子和之法。不能不致疑於其間。又思內經有言陰

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又思仲
景有言病當汗解診其尺脉瀦當與黃茂建中
湯補之然後汗之於是以子和之書非子和之
等也馳名中土其法必有過於明輩者何其書
之所言與內經仲景之意若是之不同也於是
決意於得名師以爲之依歸獲其茅塞遂遊江
湖但聞某處有某治醫便往拜而問之連經數
郡無一人焉後到定城始得原病式東垣方崇
心大悟子和之孟浪然終未得的然之議論得
謂江浙間無可爲師者泰定乙丑夏始得聞羅

太無於陳芝岩之言遂往拜之蒙叱罵者五七
次赧赧三閱月始得降接因觀羅先生治一疾
僧黃瘦倦怠羅公詢其病因乃蜀人出家時其
母在堂及遊浙右經七年忽一日念母之心不
可遏欲歸無腰纏徒爾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
病時僧二十五歲羅令其隔壁泊宿每日以牛
肉猪肚甘肥等煮糜與之凡經半月餘且時
以慰諭之言勞之又曰我與鈔十錢作路費我
不望報但欲救汝之死命爾察其形稍甦與硃
仁承氣一日三與下之皆是血塊痰積方止次

日只與煎藥稀粥得息又半月其人遂如故又
半月餘與鈔十錠遂行因大悟攻擊之法必其
人充實稟質本壯乃可行也否則邪去而正氣
傷小病必重重病必死藥每日有求醫者來必
令其診視脉狀回稟雖但卧聽口授用某藥治
其病以某藥監某藥以某藥為引經往來一年
半並無一定之方至於一方之中自有攻補兼
用者亦有先攻後補者有先補後攻者又大悟
古方治今病馬能胎合隨時取中其此之謂乎
是時羅又言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舊屋換新
屋其材木非一不再經匠氏之手其可用乎由
是又思許學士釋微論曰予讀仲景書用仲景
之法然未嘗守仲景之方乃為得仲景之心也
遂取東垣方藁手自抄錄乃悟治病入當如漢
高祖蹤秦暴周武王蹤商之後自非發財散要與
三章之法其受傷之氣倦憊之人何由而平復
也於是定為陰易之陽易克攻擊宜詳審正氣
須保護以局方為戒哉



